

我的前半生

爱新觉罗·溥仪



# 我的前半生

爱新觉罗·溥仪

群众出版社

一九八四年·北京

封面设计：王 琴

## 我的前半生

爱新觉罗·溥仪 著

---

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8.5印张 421千字 插页15  
1964年3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9次印刷

---

统一书号：10067·121 定价：1.95元

印数：1392001-1522000册

## 说 明

本书从一九六四年出版以来，受到广大群众欢迎，并已译为英语、日语、德语等文字版本出版。本社自一九七八年恢复工作以来曾应读者要求，一再重印，迄今已累计共达五十三万册。

这次重排仍是根据一九六四年三月的版本。但由于本书出版以后曾接到一些读者来信或发表评论，对书中所述一些历史事实提出商榷意见，而因作者已于一九六七年逝世，不可能再作任何修改，为此，在征得清史学者朱家溍同志的同意后，将其所著《对〈我的前半生〉部分史实错误的订正》一文，做为附录刊于书后，以供广大读者参考。同时，本书后面原有人物索引部分，因考虑到实用价值不大，在这次重排时，决定予以删去，以维持原有篇幅。

编辑部

一九八一年九月

# 目 录

第一章 我的家世	
一 醇贤亲王的一生 .....	1
二 外祖父荣禄 .....	10
三 慈禧太后的决定 .....	16
四 摄政王监国 .....	22
五 亲王之家 .....	29
第二章 我的童年	
一 登极与退位 .....	36
二 帝王生活 .....	46
三 母子之间 .....	55
四 毓庆宫读书 .....	61
五 太监 .....	71
六 我的乳母 .....	79
第三章 紫禁城内外	
一 袁世凯时代 .....	84
二 丁巳复辟 .....	94
三 北洋元老 .....	105
四 不绝的希望 .....	114
五 庄士敦 .....	122
六 结婚 .....	129
七 内部冲突 .....	136

八	遣散太监 .....	146
九	整顿内务府 .....	151
十	紫禁城的末日 .....	162
十一	在北府里 .....	169
十二	三岔口上的抉择 .....	176
十三	由“使馆区”到“租界” .....	187
第四章 在天津的活动		
一	罗振玉的努力 .....	198
二	我和奉系将领之间 .....	208
三	谢米诺夫和“小诸葛” .....	220
四	东陵事件 .....	228
五	领事馆、司令部、黑龙会 .....	233
六	郑孝胥的理想 .....	242
七	“行在”生活 .....	252
第五章 潜往东北		
一	不静的“静园” .....	263
二	日本人意见分歧 .....	273
三	夜见土肥原 .....	278
四	白河偷渡 .....	287
五	在封锁中 .....	291
六	所见与所思 .....	299
七	会见板垣 .....	304
第六章 伪满十四年		
一	傀儡戏开场 .....	310
二	尊严与职权 .....	316
三	订立密约以后 .....	321
四	《国联调查团报告书》 .....	327

五	第三次做“皇帝” .....	334
六	幻想的破灭 .....	345
七	吉冈安直 .....	353
八	几个“诏书”的由来 .....	358
九	家门以内 .....	369
十	大崩溃 .....	379
第七章 在苏联		
一	疑惧和幻想 .....	388
二	放不下架子 .....	391
三	我不认罪 .....	393
第八章 由疑惧到认罪		
一	我只想到死 .....	397
二	初到抚顺 .....	403
三	我离开了家族 .....	408
四	搬到哈尔滨 .....	415
五	写自传与献“宝” .....	420
六	小家族起变化 .....	427
七	坦白从宽 .....	434
八	糊纸盒 .....	441
九	检察人员来了 .....	449
十	东北人民的灾难和仇恨 .....	454
十一	“自作孽，不可活” .....	463
第九章 接受改造		
一	怎样做人？ .....	470
二	问题在自己身上 .....	476
三	不可衡量的人 .....	482
四	变化说明了一切 .....	491

五 会见亲属 .....	500
六 日本战犯 .....	510
七 “世界上的光辉” .....	520
八 再次参观 .....	528
九 劳动与乐观 .....	538
十 考验 .....	543
十一 特赦 .....	550
新的一章 .....	557
对《我的前半生》部分史实错误的订正 .....	朱家潘 568



## 第一章 我的家世

### 一 醇贤亲王的一生

公元一九〇六年，即清朝光绪三十二年的旧历正月十四，我出生于北京的醇王府。我的祖父奕譞，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，初封郡王，后晋亲王，死后谥法“贤”，所以后来称做醇贤亲王。我的父亲载沣，是祖父的第五子，因为第一和第三、四子早殇，第二子载湉被姨母慈禧太后接进宫里，当了皇帝（即光绪皇帝），所以祖父死后，由父亲袭了王爵。我是第二代醇王的长子。在我三岁那年的旧历十月二十日，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病笃，慈禧突然决定立我为嗣皇帝，承继同治（载淳，是慈禧亲生子，载湉的堂兄弟），兼祧光绪。在我入宫后的两天内，光绪与慈禧相继去世。十一月初九日，我便登极为皇帝——清朝的第十代，也是最末一代的皇帝，年号宣统。不到三年，辛亥革命爆发，我退了位。

我的记忆是从退位时开始的。但是叙述我的前半生，如果先从我的祖父和我的老家醇王府说起，事情就会更清楚些。

醇王府，在北京曾占据过三处地方。咸丰十年，十九岁的醇郡王奕譞奉旨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的妹妹成婚，依例先行分府出宫，他受赐的府邸坐落在宣武门内的太平湖东岸，即现在中央音乐学院所在地。这就是第一座醇王府。后来，载湉做了皇帝，根据雍正朝的成例，“皇帝发祥地”（又称为“潜龙邸”）须升为宫殿，或者空闲出来，或者仿雍王府（雍正皇帝即位前住

的)升为雍和宫的办法,改成庙宇,供奉菩萨。为了腾出这座“潜龙邸”,慈禧太后把什刹后海的一座贝子府<sup>①</sup>赏给了祖父,拨出了十六万两银子重加修缮。这是第二座醇王府,也就是被一些人惯称为“北府”的那个地方。我做了皇帝之后,我父亲做了监国摄政王,这比以前又加了一层搬家的理由,因此隆裕太后(光绪的皇后,慈禧太后和我祖母的侄女)决定给我父亲建造一座全新的王府,这第三座府邸地址选定在西苑三海集灵围紫光阁一带。正在大兴土木之际,武昌起义掀起了革命风暴,于是醇王府的三修府邸、两度“潜龙”、一朝摄政的家世,就随着清朝的历史一起告终了。

在清朝最后的最黑暗的年代里,醇王一家给慈禧太后做了半世纪的忠仆。我的祖父更为她效忠了一生。

我祖父为道光皇帝的庄顺皇贵妃乌雅氏所出,生于道光二十二年,死于光绪十六年。翻开皇室家谱“玉牒”来看,醇贤亲王奕譞在他哥哥咸丰帝在位的十一年间,除了他十岁时因咸丰登极而按例封为醇郡王之外,没有得到过什么“恩典”,可是在咸丰帝死后那半年间,也就是慈禧太后的尊号刚出现的那几个月间,他忽然接二连三地得到了一大堆头衔:正黄旗汉军都统、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、御前大臣、后扈大臣、管理善扑营事务、署理奉宸苑事务、管理正黄旗新旧营房事务、管理火枪营事务、管理神机营事务……。这一年,他只有二十一岁。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,能出这样大的风头,当然是由于妻子的姐姐当上了皇太后。但是事情也并非完全如此。我很小的时候曾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。有一天王府里演戏,演到“铡美案”最后一场,年幼的六叔载洵看见陈士美被包龙图铡得鲜血淋漓,吓得坐地

---

① 宗室爵位分为亲王、郡王、贝勒、贝子、公、将军各等。贝子府即是贝子的府第。——作者

大哭，我祖父立即声色俱厉地当众喝道：“太不象话！想我二十一岁时就亲手拿过肃顺，象你这样，将来还能担当起国家大事吗？”原来，拿肃顺这件事才是他飞黄腾达的真正起点。

这事发生在一八六一年。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屈辱的和议宣告结束，逃到热河卧病不起的咸丰皇帝，临终之前，召集了随他逃亡的三个御前大臣和五个军机大臣，立了六岁的儿子载淳为皇太子，并且任命这八位大臣为赞襄政务大臣。第二天，咸丰帝“驾崩”，八位“顾命王大臣”按照遗命，扶载淳就位，定年号为“祺祥”，同时把朝政抓在手里。

这八位顾命王大臣是怡亲王载垣、郑亲王端华、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和军机大臣景寿、穆荫、匡源、杜翰、焦佑瀛，其中掌握实权的是两位亲王和一位协办大学士，而肃顺更是其中的主宰。肃顺在咸丰朝很受器重，据说他善于擢用“人才”，后来替清廷出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汉族大地主曾国藩、左宗棠之流，就是由他推荐提拔的。因为他重用汉人，贵族们对他极其嫉恨。有人说他在太平军声势最盛的时期，连纳贿勒索也仅以旗人<sup>①</sup>为对象。又说他为人凶狠残暴，专权跋扈，对待异己手腕狠毒，以致结怨内外，种下祸根。其实，肃顺遭到杀身之祸，最根本的原因，是他这个集团与当时新形成的一派势力水火不能相容，换句话说，是他们没弄清楚在北京正和洋人拉上关系的恭亲王，这时已经有了什么力量。

---

① 满族统治阶级对满族人民实行的统治制度是军事、行政、生产合一的八旗制度。这个制度是由“牛录”制（汉译作“佐领”，是满族早期的一种生产和军事合一的组织形式）发展而来的，明万历二十九年（1601）努尔哈齐建黄、白、红、蓝四旗，万历四十四年（1615）增设镶黄、镶白、镶红、镶蓝四旗，共为八旗。凡满族成员都被编入旗，叫做旗人，平时生产战时出征。皇太极时又建立了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。

恭亲王奕訢<sup>①</sup>，在咸丰朝本来不是个得意的人物。咸丰把奕訢丢在北京去办议和，这件苦差事却给奕訢造成了机运，奕訢代表清廷和英法联军办了和议，接受了空前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，颇受到洋人的赏识。这位得到洋人支持的“皇叔”，自然不甘居于肃顺这班人之下，再加上素来嫉恨肃顺的王公大臣的怂恿，恭亲王于是跃跃欲试了。正在这时，忽然有人秘密地从热河“离宫”带来了两位太后的懿旨。

这两位太后一位是咸丰的皇后钮祜禄氏，后来尊号叫慈安，又称东太后，另一位就是慈禧，又称西太后。西太后原是一个宫女，由于怀孕，升为贵妃，儿子载淳是咸丰的独子，后来当了皇帝，母以子贵，她立时成了太后。不知是怎么安排的，她刚当上太后，便有一个御史奏请两太后垂帘听政。这主意遭到肃顺等人的狠狠驳斥，说是本朝根本无此先例。这件事对没有什么野心的慈安太后说来，倒无所谓，在慈禧心里却结下了深仇。她首先让慈安太后相信了那些顾命大臣心怀叵测，图谋不轨，然后又获得慈安的同意，秘密传信给恭亲王，召他来热河离宫商议对策。当时肃顺等人为了巩固既得势力，曾多方设法来防范北京的恭亲王和离宫里的太后。关于太后们如何避过肃顺等人的耳目和恭亲王取得联系的事，有种种不同的传说。有人说太后的懿旨是由一个厨役秘密带到北京的，又有人说是慈禧先把心腹太监安德海公开责打一顿，然后下令送他到北京内廷处理，懿旨就这样叫安德海带到了北京。总之，懿旨是到了

---

① 奕訢(1832—1898)是道光的第六子，道光三十年封为恭亲王。他因为这次与英法联军谈判之机缘，得到了帝国主义的信任与支持，顺利地实行了政变。此后即开办近代军事工业和同文馆，进行洋务活动，成为洋务派的首领。但是后来他因有野心，慈禧与他发生了矛盾，而帝国主义也物色到了更好的鹰犬，即把他抛弃，洋务派首领位置便由李鸿章等所代替。

恭亲王手里。恭亲王得信后，立即送来奏折，请求觐见皇帝。肃顺等人用“留守责任重大”的“上谕”堵他，没能堵住。肃顺又用叔嫂不通问的礼法，阻他和太后们会见，依然没有成功。关于恭亲王与太后的会见，后来有许多传说，有的说是恭亲王化妆成“萨满”<sup>①</sup>进去的，有的说是恭亲王直接将了肃顺一军，说既然叔嫂见面不妥。就请你在场监视好了，肃顺一时脸上下不来，只好不再阻拦。还有一个说法是恭亲王祭拜咸丰灵位时，慈禧太后让安德海送一碗面赏给恭亲王吃，碗底下藏着慈禧写给奕訢的懿旨。总之，不管哪个传说可靠，反正恭亲王和太后们把一切都商议好了。结果是，太后们回到北京，封奕訢为议政王，八个顾命王大臣全部被捕，两个亲王赐自尽，肃顺砍了头，其余的充军的充军，监禁的监禁。载淳的年号也改为“同治”，意思是两太后一同治政。从此开始了西太后在同光两代四十七年垂帘听政的历史。我的祖父在这场政变中的功勋，是为慈禧在半壁店捉拿了护送“梓宫”<sup>②</sup>返京的肃顺。我祖父于是获得了前面所说的那一串头衔。

此后，同治三年，奕訢又被赐以“加亲王衔”的荣誉，同治十一年正式晋封为亲王。同治十三年，同治皇帝去世，光绪皇帝即位，他更被加封亲王“世袭罔替”，意思是子孙世代承袭王爵，而不必按例降袭。在光绪朝，恭亲王曾几度失宠，但醇亲王受到的恩典却是有增无已，极尽人世之显赫。

---

① 据说满族早期有一种原始宗教，叫做“萨满教”。以天堂为上界，诸神所居，地面为中界，人类所居，地狱为下界，恶魔所居。男巫叫“萨满”，女巫叫“乌答有”。他们为人治病、驱邪时，口念咒语，手舞足蹈，作神鬼附身状。满族进关后，此教仍然保存，但只限女巫（称萨满太太）经常进宫。

② 皇帝的棺材是梓木做的，皇帝生时居住的是宫殿，故死后躺的棺材亦叫做“梓宫”。

我在醇王府里看见过祖父留下的不少亲笔写的格言家训，有对联，有条幅，挂在各个子孙的房中。有一副对联是：“福禄重重增福禄，恩光辈辈受恩光”。当时我觉得祖父似乎是心满意足的。但我现在却另有一种看法，甚至觉得前面说到的那个看戏训子的举动，祖父都是另有用意。

如果说二十一岁的醇郡王缺乏阅历，那么经历了同治朝十三年的醇亲王，就该有足够的见识了。特别是关于同治帝后之死，醇亲王身为宗室亲贵，是比外人知之尤详，感之尤深的。

在野史和演义里，同治是因得花柳病不治而死的，据我听说，同治是死于天花（翁同和的日记也有记载）。按理说天花并非必死之症，但同治在病中受到了刺激，因此发生“痘内陷”的病变，以致抢救无术而死。据说经过是这样：有一天同治的皇后去养心殿探病，在同治床前说起了婆婆又为了什么事责骂了她，失声哭泣。同治劝她忍受着，说将来会有出头的日子。慈禧本来就不喜欢这个儿媳，对儿子和媳妇早设下了监视的耳目。这天她听说皇后去探视同治，就亲自来到养心殿东暖阁外，偷听儿子和媳妇的谈话。这对小夫妻万没料到几句私房话竟闯下滔天大祸，只见慈禧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，一把抓住皇后的头发，举手痛打，并且叫内廷准备棍杖伺候。同治吓得昏厥过去了，慈禧因此没有对皇后用刑。同治一死，慈禧把责任全部安到皇后的头上，下令限制皇后的饮食。两个月后，皇后也就被折磨死了。皇后死后，慈禧的怒气还不消，又革掉了皇后的父亲崇绮的侍郎职位。第二年，有个多事的御史上了一个奏折，说外边传说很多，有说皇后死于悲痛过度，有说死于绝粟，总之，节烈如此，应当表彰，赐以美谥云云。结果皇后的谥法没有争到，这位御史把自己的官也丢了。

在同治死前，慈禧同治母子不和已是一件公开的秘密。我

在故宫时就听到老太监说过，同治给东太后请安，还留下说一会话，在自己亲生母亲那里，简直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同治亲政时，慈禧在朝中的亲信羽翼早已形成，东太后又一向不大问事，皇帝办起事来如果不先问问西太后，根本行不通。这就是母子不和的真正原因。慈禧是个权势欲非常强烈的人，绝不愿丢开到手的任何权力。对她说来，所谓三纲五常、祖宗法制只能用来适应自己，决不能让它束缚自己。为了保持住自己的权威和尊严，什么至亲骨肉、外戚内臣，一律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同治帝后之死，可以说是慈禧面目的进一步暴露。我祖父如果不是看得很清楚，他决不会一听说叫儿子去当皇帝就吓得魂不附体。参加了那次御前会议的翁同和在日记里写过，当慈禧宣布立载湉为嗣的话一出口，我祖父立即“碰头痛哭，昏迷伏地，掖之不能起……”

按照祖制，皇帝无嗣就该从近支晚辈里选立皇太子。载淳死后，自然要选一个溥字辈的，但是那样一来，慈禧成了太皇太后，再去垂帘听政就不成了。因此她不给儿子立嗣，却把外甥载湉要去做儿子。当时有个叫吴可读的御史，以“尸谏”为同治争嗣，也没能使她改变主意。她只不过许了一个愿，说新皇帝得了儿子，就过继给同治。有一位侍读学士的后人，也是我家一位世交，给我转述过那次御前会议情形时说，那天东太后没在场，只有西太后一人，她对那些跪着的王公大臣们说：“我们姐儿俩已商议好了，挑个年岁大点儿的，我们姐儿俩也不愿意。”连唯一能控制她一点的东太后也没出来表示意见，别人自然明白，无论是“尸谏”还是痛哭昏迷，都是无用的了。

从那以后，在我祖父的经历上，就出现了很有趣的记载。一方面是慈禧屡赐恩荣，一方面是祖父屡次的辞谢。光绪入宫的那年，他把一切官职都辞掉了。“亲王世袭罔替”的恩典是力

辞不准才接受的。这以后几年，他的唯一差使是照料皇帝读书。他干得兢兢业业，诚惶诚恐，于是慈禧又赏了他“亲王双棒”、“紫禁城内乘坐四人轿”。后来恭亲王失宠，革掉了议政王大臣，慈禧太后又命军机大臣们，今后凡有重大政务要先和醇亲王商议，这等于给了他更高的职务。按例，男子结婚便算成年。光绪如果结了婚，太后理应归政。这是慈禧极不情愿的事，于是就在光绪婚前，由奕譞带头向太后叩请继续“训政”。清朝创建新式海军，奕譞接受了这个重任，海军初步建成之后，他须代表太后去检阅，偏要拉着一位太监同去，因为这位李莲英大总管是慈禧的心腹人。慈禧赐他夫妇坐杏黄轿，他一次没敢坐进去。这种诚惶诚恐的心理，不仅表现在他的一切言行之中，连家里的陈设上也带着痕迹。他命名自己住的正房为“思谦堂”，命名书斋为“退省斋”。书斋里条几上摆着“欹器”<sup>①</sup>，刻着“满招损，谦受益”的铭文。子女的房中，到处挂着格言家训，里面有这样一段话：“财也大，产也大，后来子孙祸也大，若问此理是若何？子孙钱多胆也大，天样大事都不怕，不丧身家不肯罢。”其实问题不在钱财，而是怕招灾惹祸。最有意思的是，他在光绪二年写了一个奏折，控告一个没有具体对象的被告，说是将来可能有人由于他的身分，要援引明朝的某些例子，想给他加上什么尊崇；如果有这样的事，就该把倡议人视为小人。他还要把把这奏折存在宫里，以便对付未来的那种小人。过了十几年

---

① 欹器亦叫做欹器，荀子《宥生篇》云：“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，有欹器焉，孔子问于守庙者曰：‘此为何器？’守庙者曰：‘此盖为宥坐之器。’（宥与右同，言人君可置于坐右，以为戒，或曰宥与侑同，即劝。）孔子曰：‘吾闻宥坐之器者，虚则欹，中则正，满则复。’孔子顾谓弟子曰：‘注水焉。’弟子挹水而注之，中而正，满而复，虚而欹。孔子喟然而叹曰：‘吁！恶有满而不复者哉！’”



之后，果然发生了他预料到的事情。光绪十五年，河道总督吴大澂上疏请尊崇皇帝生父以称号。慈禧见疏大怒，吓得吴大澂忙借母丧为由，在家里呆了三年没敢出来。

毫无疑问，自从光绪入宫以后，我祖父对于他那位姻姊的性格一定有更多的了解。在光绪年间，她的脾气更加喜怒无常。有一个太监陪她下棋，说了一句“奴才杀老祖宗的这只马”，她立刻大怒道：“我杀你一家子！”就叫人把这太监拉了出去活活打死了。慈禧很爱惜自己的头发，给她梳头的某太监有一次在梳子上找到一根头发，不由得心里发慌，想悄悄把这根头发藏起来，不料被慈禧从镜子里看到了，这太监因此挨了一顿板子。伺候过慈禧的太监都说过，除了李莲英之外，谁轮着在慈禧的跟前站班，谁就提心吊胆。慈禧年岁渐老，有了颜面肌抽搐的毛病，她最不愿意人家看见。有个太监大概是多瞧了一眼，她立刻问：“你瞧什么？”太监没答上来，就挨了几十大板。别的太监知道了，站班时老是不敢抬头，她又火了：“你低头干什么？”这太监无法回答，于是也挨了几十大板。还有一回，慈禧问一个太监天气怎样，这个乡音未变的太监说：“今儿个天气生冷生冷的。”慈禧对这个“生冷生冷”听着不顺耳，也叫人把这太监打了一顿。除了太监，宫女也常挨打。

奴仆挨打以至杖毙，在北京王府里不算什么稀奇事，也许这类事情并不足以刺激醇亲王。如果这都不算，那么光绪七年的关于东太后的暴卒，对醇亲王来说，就不能是一件平常事了。据说咸丰去世前就担心懿贵妃将来母以子贵做了太后，会恃尊跋扈，那时皇后必不是她的对手，因此特意留下一道朱谕，授权皇后，可在必要时制裁她。生于侯门而毫无社会阅历的慈安，有一次无意中把这件事向慈禧泄露出来。慈禧从此下尽功夫向慈安讨好，慈安竟被她哄弄得终于当她的面前烧掉了咸丰的遗